

信仰下的现代包装设计尺度论

许超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最高的存在本体是宇宙, 宇宙之“道”是一切尺度之上的绝对尺度, 也是人类的信仰尺度。时代的变迁, 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的改变, 往往会引发包装设计的观念尺度、技术尺度和商业尺度的历史性变异。一个时代固然有属于它自己的尺度以及遵守这种尺度的现实价值, 但是不同的时代也必然蕴含着某种超越时代的, 甚至是永恒的尺度规定性。

关键词: 信仰; 包装设计; 尺度; 生态

中图分类号: TB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0)02-0059-06

O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Measures under Human Beliefs

Xu Chao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the supreme noumenon, the universe is the absolute measure above all ones and the belief measure of human being. Vicissitude of tim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production models and human outlook on life may often arouse the historic variations in concep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measures of packaging design. A certain period of history certainly has its own measures and realistic value conforming to it. However, different ages inevitably contain certain extramundane and even lasting measures.

Key words: belief; packaging design; measures; ecology

1 信仰的情怀

在原始社会, 人类的信仰体现于氏族部落的“早期宗教”, 体现于对神秘的超自然力现象和事物的崇拜, 它是人类早期文明和整体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民族的“高级宗教”成为人与超越自身的精神存在之间的纽带, 并具有一种明显的社会目的, 即“通过把人们与上帝的关系社会化, 来降低个体精神人格, 巩固社会结构和社会认同。因此, 所有的社会运作都具有宗教性, 崇拜成为一种表现和加强社会团结的仪式。”^{[1]300} 每一个人既表现为个体性, 同样又具有社会性。任何个体都依靠群体来生存和发

展, 这就必然存在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 而这种关系就体现在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两个方面。在基督教义中, 人的精神追求与信仰是善的源泉, 它作为最高存在和人类关系体现的一个出发点, 是实现世俗生活的新希望。

斯宾诺莎是一位有着缜密逻辑思维的哲学家, 他对近代西方信仰主体的阐述影响较大。在他看来, “上帝和宇宙(万物的总和)是同一的”。虽然宇宙作为整体是不受制约的, 但人们可以通过越来越协调于整体宇宙, 来获得相应程度的自由, 并彻底摆脱无知。“心灵的本质在于探询事物的必然性, 而不是偶然性。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好, 就越接近于和上帝(或世界)同

收稿日期: 2010-03-12

作者简介: 许超(1966-), 男, 四川乐山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现代设计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Email: xu-chao0225@163.com

一。”^[12]斯宾诺莎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是一个可理喻的整体”。

爱因斯坦十分笃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亦即对宇宙的终极本体有一种个人的直观体验。在1930年出版的《我的信仰》中，他曾论及：“人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乃是神秘体验；……我无法设想一位对其受造物进行赏罚，以及有着如同我们人类般意志的上帝。我也无法设想肉体死后而灵魂生存。我只满足于宇宙永恒的神秘，探测世界的奇妙结构，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宇宙所启示的一点一滴的理性。”^[13]在爱因斯坦的内心世界里，信仰是超越人类意志的上帝——宇宙精神的象征。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颇具现代性。他认为，一方面不可能通过论证来表明上帝的确存在，另一方面，按照道德的“绝对规划”行事，实际上又喻示了上帝的存在。康德的伦理学并不遵从任何宗教，其实际所指的信仰即是道德准则。也就是说“上帝存在”不能作为一条理论上的真理为人所知，但它却可以作为一种实用信仰惠及于人，而且始终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同时，康德还是一位具有超时代观念的哲人，他提出了迈向和平的国际合作观点以及代议制政府和世界联盟的概念，这些思想无不与他一以贯之的崇高信仰相关。

既然像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康德等大科学家、哲学家都相信神的存在，而信仰总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信仰的对象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明智地回答说：“宗教的任务就是试着制作一幅关于神秘的终极实在的图像，以便使人能够达到与它的和谐。如果可以这样定义宗教的话，那么可以说，宗教包含着两个相互依存但又截然不同的因素：一个是对未知事实的猜想，另一个是遵循这些猜想采取的行动。所有的宗教概莫能外。”^{[13]09}

人与宇宙的关系，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其核心思想。2 000年前的老子是一位自然论或朴素的唯物论者，他首先以自然和物质为基础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观点，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天地人三者均可用“道”来贯之统之，而道是自然的运动规律。万物都遵循这种规律运行，所以道是“无私”的，也是“无为”的。庄子认为，人只能顺从自然界的规律，并通过认识这种规律才能达到世俗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逍遥”。其《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14]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存在的整体而非孤立的存在，万物皆出于道，是绝对的、平等的、难以言说的。儒家讲“和”，道家崇

“道”，所不同的是，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而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但“和”与“道”皆源于对自然和客观社会规律的高度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中，万物生长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的根源，是宇宙存在的最高本体。正如《庄子》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既肯定了天与人的联系，又肯定了天与人的区别。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道”与近代西方世界的“神”有共通的一面，那就是宇宙——超验的终极的精神实在。

相对人类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的认知能力而言，我们已掌握的和将掌握的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对其保持一种敬畏，可避免人类无所禁忌地胡作非为。就像工业时代对技术的过于自信、依赖和使用，导致人类陷入自我中心膨胀，对自然无节制地征服和干预，于是问题接踵而来：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紧迫，拜物、拜金主义流行。以对宇宙和生命尊重的终极信仰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是防止由人性所导致的一系列自然的、社会的灾难所必要的。

信仰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精神依托，但这并不等于有信仰者一定要皈依宗教。信仰是人类共有精神生活的最高原则与绝对尺度，是对世界和生命的“价值”、“意义”等永恒命题的追求。它是维系社会文明和个人情操的一盏明灯，是对宇宙间一切未知领域和潜在规律的一种敬仰。信仰是超越民族、地域、国家、文化、宗教乃至生物类别的宇宙情怀，它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是超自然的精神尺度。这种尺度是人类认知世界和发展延续的永恒本源，它总是有意无意地渗入人类的心灵，左右着人类走向未知世界的幽雅之处，并启示着人类对神秘世界的关注，惩罚着人类对自然的亵渎与失敬。

信仰是广博的宇宙情怀和彻底的人道主义。无法验证的事物和现象之外，有某种被我们信仰的终极实在，那其实就是对人类精神和现实的一种超越。“那些否认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真诚的，但他们实际上有宗教信仰，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而已。”^{[13]14}对人类而言，自然之母的神秘没有尽头。执著于生命的内在价值和真实，敬畏自然神性，约束自我欲望，珍视人性尊严，是立足于终极关怀的信仰对人性价值和意义的永恒追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句名言：“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自然不过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复合体，热爱和守护无数处于中心的个体就是守护和热爱自然，这是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世间万物本身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它们既彼此依存又相互制

约。这些存在,有些已被人类认识或正在被认识,有些还不得其解。正是由于自然世界、人类社会这种存在的未知性,使得人类的求知和探索从未停止,并成为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无穷动力。

信仰是善的根源和道德的核心。人有3种属性,那就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自然性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往往会有恶的一面,这是由于善、恶相生相克,没有“恶”也就没有“善”,就像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即认定人人都有原罪。从这个角度来说,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而道德恰恰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人类一方面应通过有效的治理措施和制衡手段来阻止恶的发生与发展,在伦理上预防人性的扭曲,消解恶念,寻求正义的道德话语并传播博爱;另一方面,人类要用其特有的文化来不断消除其自然性和生物性,这是人类特有的进化和完善过程。当代科技和商业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和物化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应该是集信仰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于一体的合理文明构架。虽然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可能尽善尽美,“尽管自私的短视还会使一些人利令智昏,沿着损人利己、灭人兴己的惯性继续下滑,但是神性和理性毕竟会引导人类走向自我更新、自我升华的共存之途。”^[5]扬善抑恶的信仰,正是人类不断濒临危险又化险为夷的力量所在。

信仰是正义的力量。既然恶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避免的,那么恶的力量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世界也就不曾间断地在善与恶的交织和交锋中前进。信仰不在物质的世界而在人的内心深处,抑制恶的力量产生的关键在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以及满怀天下为公、天下为善的信仰情怀。信仰就是力量,它能转化为无形的价值,它摒弃由利益结成的人际关系、由狂妄带来的中心主义、由无知形成的霸权主义,驱使人类的行为永远朝善的方向发展。

信仰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尺度。人生活在自然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应顾及生态环境和其它生命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信仰就是遵从自然的发展规律,与自然为友,这种信仰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关爱和完善。伟大的诗人歌德说:“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达到十全十美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6]信仰就是人类不断摆脱兽性的纠缠与羁绊,向神性升华的愿望和趋同的过程,“你是美,所以它们是美丽的;你是善,所以它们是好的;你实在,所以它们存在,但它们的美、善、存在,不能和你创造者相比。”^[7]

2 尺度的内涵

尺度是用有形或无形的标尺所丈量的刻度、程度或限度。“度”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义蕴和重要的作用,“度”,就是度量与法则。它既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约束,是对事物规律和人的思想行为准则的高度概括。它有时是超越范式的抽象理念,有时又是具体可循的时空标准。“度”的内涵和外延很广,下面结合本文的内容,从4个方面对“度”的性质和涵义进行阐释。

“度”具有节制、约束、限定和遵循的含义,并客观地存在于千事万理之中。“凡事皆有度”即是此意,此处的“事”,既指事物本身,也指事物间相互存在的某种关系,还指事物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种规律。“‘度’,《说文·又部》曰:‘法制’也。段玉裁注:‘寸、尺、咫、寻、常、仞,皆以人之体为法。’”^[8]“度”字取类于“又”(手),故具“节制”之义。《墨子·法仪第四》:“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9]墨子所言的“度”是节制和约束之义,“法仪”就是节制和约束的准则、法规和制度,是进行劳动管理和操持具体工作的节制点。墨子历数百工之法规,并由此推及“大者治天下,治大国”,皆应有法所度,可见“度”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诉诸音乐,“度”即是“节奏”;诉诸绘画,“度”即是“章法”;诉诸诗歌辞赋,“度”即是“体裁”。度既是事物规律客观存在的一种形式,更是人类认识、判断和总结事物规律的一种理性思维,它可以通过一定具体的原则、标准和方法来运行和检验。

“度”字又有发展、超越、超脱之义。《字汇·广部》曰:“度,过也。”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越”、“度”互为对文。……按《说文·双部》,“度”字从“庶”得声,从“庶”声类有繁多、逾越之义”^[8]。由于“度”因使用的需要而建立,所以也应由实践的过程来验证,如果将人作为认识事物的主体,而将自然和事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度”就是主客体的统一和协调。执其两端而寻找最佳平衡点,是“中”,其实质是合理的取舍、包容与统一;事物间的有效组合与整体协调一致,是“和”。“‘中’、‘和’就是‘度’的实现和对象化(客观化),它们遍及从音乐到兵书到政治等各个领域。”^[10]对象化的实现,源自人类的实践活动,可见,“度”是人类认知、分析和归纳事与理的结果,并由经验不断地上升为理念。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在阐述劳动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时说:“手

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1]从人类活动的性质来讲，人的思维和行动总是以自身为基点去认识自身以外的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从敬畏、征服到和谐共存的转换轨迹，其实也就是人类不断实践“度”，遵循“度”，探索“度”，建立“度”，进化“度”的漫长过程。总之，“度”作为一定的原则和标准，不是僵死的教条，它会随时间、空间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因人类认识的升华而不断地被超越，被注入新的内涵。

“度”也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和量的基本限度。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界限和极限，超出这个限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度具有稳定性、相对性、变化性和转换性。在思维和审美层面上，度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盛赞东邻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宋玉并未直接描绘其具体的高度和白度，而以“增”、“减”和“太白”、“太赤”这种含蓄而又不失基准之词来艺术地概括美的尺度所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们经世致用的处世尺度写照，“买椟还珠”“郑人买履”“邯郸学步”“过犹不及”“胶柱鼓瑟”等都是失“度”的寓言故事，都是对尺度的模糊界定。由此可知，有张有弛，趋利避害，既不放任自流，又不过分管制，即“度”。

“度”具有人类行为的“先在性”。像婴儿饥饿时总会啼哭，人跌倒时总会用手防护一样，这些反应原本就在人的本能和潜意识中，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前经验”和“前认识”的。

尺度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依据现代包装观念而展开的对设计的合理性判断与认识，以及基于这种判断与认识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实施法则与手段。本文着力阐述的是尺度的一般规律和价值体现，而不是特殊规律、特殊方法和特殊表现。简言之，本文论述的“尺度”即是指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尺度思维、尺度现象和尺度方法。

3 基于信仰的现代包装设计尺度

作为人类生产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现代包装设计，其一切活动的展开，不仅要顾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还要顾及生态效益。现代包装设计信仰尺度就是以宏大的宇宙精神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物、物与物和谐发展的大生态文明，在倡导多元文明、多元价值、多元观念和多种语言共存的全球文明下实现新的人类设计伦理观。

生态就是人类要达到“十全十美”而努力创造的良性循环状态。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现代包装设计的生态尺度一方面指人类满怀与自然为善和为友的共生情怀，一切设计的行为活动都顾及到自然物种的存在现状和未来发展，并符合自然生态发展的可持续要求；另一方面指在满足物性需求的前提下，强调设计的人文性，注重产品的人文关怀。

自然包括人，自然环境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地球上的海洋、河流、湖泊、大气、森林、土壤、草原、野生动物等，组成了错综复杂而关系密切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2]，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在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由人类利用和改造过的环境。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

长期以来，人类将自身的文明建立在对自然的征服掠夺上，“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自然美的论述和推崇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对立的基础之上，充满主观与客观、审美与实践的矛盾和冲突，也经常在自然的科学客观化和自然的艺术主观化两个倾向中摇摆不定。”^[13]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使人工改造自然的规模日益扩大，加剧了人与环境的矛盾。人类沉浸于技术的魅力而忘形，对自然攫取得太多而回赠得太少。在包装领域，由大生产造成的对自然的伤害几乎随处可见，人类以极其危险的主人姿态和征服者姿态面对自然，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系列生态失衡。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决议文件《21世纪议程》就明确提出应当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加强对环境的保护。要求在产品的整个生产、储运、销售、消费周期内，以有效的生产方式和预防性措施，采取清洁生产，减少或避免商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浪费，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

尽管生态是人类和设计艺术关注的一个永恒话题，但现代包装设计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保护自然环境和节约自然资源等方面所受到的非议颇多。建立合理、科学的生态包装尺度，已成为一个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优化型社会所必须解决的急迫问题。而将大生态理念作为现代包装设计尺度的长远目标，可以修正“经济中心论”给现代包装设计带来的谬差，符合现代包装和未来包装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生态尺度体现在现代包装设计中有3个要点：1) 在包装的全过程中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生产和从事设计活动，按照“3R”(Reduce 减量化、Reuse 复用化

和 Recycle 资源化) 原则, 来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设计思维和生态经济模式; 2) 大力倡导绿色包装理念, 使用绿色包装技术, 发展绿色包装产业; 3) 以人性化设计来诠释人文生态理念, 实现人与产品、人与生产、人与机器的有效和谐。

生态平衡不是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不断地打破平衡与进入新的平衡的螺旋式上升中保持着持续发展, 使人类逐步接近“上天的尺度: 十全十美”。

包装是临界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 其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使命与宿命的特殊性。使命的特殊性是相对它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宗旨而言的, 即在同时服务于人与服务于产品之间, 还要寻找包括自然、文化、经济等在内的多种契合点, 并获得自身的完善和社会的认同; 宿命的特殊性是相对它的周期和归宿而言的, 它起作用的生命周期很短, 而作用后的高废弃率很高, 如果找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 那就是“稍纵即逝”。

正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现代包装设计尺度存在的绝对性、客观性和相对性。绝对性也就是至上性, 是相对现代包装设计的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而言的; 尺度的客观性, 是人类思维、物质、文化和技术不断集聚的象征, 是达到和维持包装的合理性的有效圭臬与手段; 尺度的相对性, 是指在维系自身稳定性的前提下, 尺度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 赋予新的使命。

尺度的绝对性。在包装技术不断同质化、大地化的现代, 一种超越现实的人类崇高情怀正在形成: 现代包装设计的尺度与标准只有在符合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前提下, 才能有效地确立和遵循, 这是基于人类本质的真、善、美和不断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大生态尺度理念。这种尺度的来源, 是人类的终极信仰和宇宙情怀。因为包装设计不仅是一种物质活动, 而且是一种社会活动、生态活动和文化活动。这种现代包装设计尺度目标的绝对性, 有助于人类友善、积极、科学、乐观思维观念的形成, 有利于建立新的人类文明和全球背景下的设计伦理, 并体现包装设计尺度的最高精神, 即“不断地返本开新, 在更高梯级上回归大宇宙、大自然、大社会、大人类的万物共一、人类共一、众神共一、物人神共一的大和谐生存。”^[14]这是现代包装设计尺度稳定不变的一面, 是统摄一切子尺度的母尺度。

尺度的客观性。自从人类有了包装活动, 尺度就客观地存在, 并体现为不同时代的不同尺度观, 以及不同时代共有的某些尺度因子。在现代, 包装被视为消费型社会过度发展的象征, 但在商品经济活动中,

它又是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体现在包装设计活动的多个方面, 如物质的、心理的、社会的、生态的等, 并贯穿包装活动的各个环节。单就现代而言, 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生理的还是心理的, 这种尺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人的价值观和实践观, 并以多种形式服务和限定着包装设计的发展。现代包装设计尺度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其本身也在不断聚合、裂变、新生, 并形成新的进化, 像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设计国际主义风格一样, 盛行之后就有衰落, 衰落之后又有新的承继和新的发展。发展本身就具备客观性, 因此, 尺度就是包装历史的一面镜子。

尺度的相对性。尺度的相对性以多种存在方式体现, 表现为功能尺度与审美尺度、经济尺度与人性尺度、制造尺度与法规尺度等。不同的包装所操持的尺度和自身的要求有所不同, 这就是尺度的相对性和辩证性。这种相对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东西方文明往往会体现出对尺度认识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具体到包装种类上, 尺度的相对性就更为明显, 如手表包装与水包装的差别就很大: 由于人们更注重手表的内质, 包装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 而水的品质, 单就口感而言常常让人无法区别, 包装的影响就远远超过了水本身。又如对塑料材料的使用, 出于环保要求, 塑料制品在经历了大发展之后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限制。但随着新生态观的出现和科技对塑料的高含量注入, 新型塑料的使用会被重新提倡, 因为自然材料的再生周期还远远跟不上包装产业的发展。此外, 许多新材料的高性能和优越性因囿于经济尺度的限制而得不到普及, 一旦经济上的制约被冲破, 其生命力将得到释放。由此可见, 现代包装设计的尺度会因需而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 它既不偏不倚, 又“时偏时倚”。

上述尺度的 3 个方面三位一体, 相对守衡, 其中的绝对理念由许多小的理念聚合组成, 并由不同的具体尺度来衡量执行。大的尺度似乎是永恒的, 但小的尺度又确乎是常变的。

4 结语

在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的背后, 人类已深刻地意识到: “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用有力行动, 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 就会在不远的将来, 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15]面对生态环境问题, 现代包装设计应当在崇高的信仰下, 把握尺度, 用可持续发展观来审视其一切行为和过程, 在包装行业内建立一个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

“减量化、再生使用、再循环”为原则,以全生命周期分析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的包装设计、生产、消费和循环再生利用系统,从而促进包装行业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300.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M].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Guo Xiaol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4: 300.
- [2] 亚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M]. 亚北,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235.
Bertrand Russell. The Wisdom of the West[M]. Translated by Ya be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235.
- [3] 唐逸. 信仰情怀[J]. 中国文化, 1997(Z1): 205-219.
Tang Yi. Feelings of Beliefs[J]. Chinese Culture, 1997(Z1): 205-219.
- [4] 周苏平, 张克平. 南华经[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5: 25.
Zhou Suping, Zhang Keping. Scriptuie of South China[M].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1995: 25.
- [5] 翟墨. 21世纪的晨星: 总序[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Zai Mo. Stars at Dawn in the 21st Century[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歌德. 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M]. 程代熙, 译.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2: 61.
Goethe. Goethe's Mottos and Feelings[M]. Translated by Cheng Daix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2: 61.
- [7]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向云常, 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 275.
Augustine. Confessions[M]. Translated by Xiang Yunchang. Beijing: Huawen Publishing House, 2003:275.
- [8] 臧克和. 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86.
Zang Ke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M].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286.
- [9]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编委会. 墨子(卷1)[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160.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lassic100 Motse(Volume 1)[M]. Changchun: Shid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4: 160.
- [10]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0.
Li Zehuo. History Ontology[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1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57.
Karl Marx, Friedrich Engles. On Arts (Volume 1)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157.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3.
Chinese Central Communis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 Engels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43.
- [13] 陈望衡. 环境美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
Chen Wangheng.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 [14] 翟墨. 人类设计思潮[M].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7: 394
Zai mo. Trends of Human Design Thoughts[M]. Shijiazhuang: He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7: 394.
- [15] 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地球母亲[M]. 徐波, 徐钧尧, 龚晓庄, 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0.
Arnold Toynbee.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M]. Translated by Xu bo, Xu Junyao, GongXiaozhua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10.

(责任编辑:蔡燕飞)